



# 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实践探索

■ 王璐颖 李滔

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新质战斗力是先进战斗力的代表，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实践探索是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新质战斗力作为制胜未来战场的关键力量，关乎战争走向、关乎建设转型、关乎作战胜负，必须紧跟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不断提升新质战斗力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

## 把握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时代要求

战斗力建设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要顺应战争形态加速向智能化、无人化、超域化演进的时代要求。

力量要素之“新”：无人智能。从世界近几场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看，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正在改变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方式，战争制胜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和无人自主技术快速走向战场，智能化军事系统显著提高了军事装备和平台的无人自主作战能力，战争主要参与者从传统的人向类人智能无人系统的跨越，作战行为与决策加速从“碳基”向“硅基”转移，从“细胞体”向“智能体”过渡，从“人在环中”向“人在环上”乃至“人在环外”的模式演进。

战场空间之“新”：多维融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加速扩展作战力量的作用领域、影响深度。生物交叉、类脑科学和人机接口等技术的快速应用，促使智能化网络体系与人类社会活动深度渗透、高度融合。“深度伪造”“信息茧房”等新手段、新情况大量产生，社会域的认知争夺等混合博弈，正演变为新的角力场。军事斗争空间从传统地理空间，不断向深海、外太空、电磁、网络、认知等领域拓展，整个战场空间进阶到高立体、全维度、大融合。这些战场空间领域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作战向复杂智能的方向发展。

作战编组之“新”：动态重构。作战编组是人与武器装备结合、作战单元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关系的体现，决定着新质战斗力的作用发挥和效能释放。着眼未来联合作战兵力火力的即

体系高度关联。战斗力生成，是

## 重视做好战史教学研究

■ 刘媛媛 谢娟



的着眼点放在探索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上，放在借鉴历史、服务未来上。为此，战史教研既要注重做好总结经验教训“上篇文章”，更要注重做好梳理启示这个“下篇文章”。要引导学员聚焦理论的运用转化，把目光投向未来，把研究战史与启示未来有机结合起来，着眼技术装备新发展、立足战争形态新演进，聚焦未来使命任务，多维度深层次挖掘，提炼和升华战史中蕴含的理论精髓，领悟战争本真规律，探寻战争制胜之道，使战史的教学和研究过程真正成为新的作战思想、作战理念形成和生成过程。

大视野培塑科学思维。战史教研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思维能力，培塑科学思维方法，从大历史观视角认识和把握战争发展规律，增强战争指导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为此，战史教研中要引导学员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外横向对比研究、古今纵向对比研究等方法，运用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的概念和原理，全面整体科学解读战史。要引导学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认识战争矛盾运动过程，掌握军事与政治、技术与战术、人与武器、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等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战争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关系，透过表象抓住战史本质，以主观能动的创新思维，创造性地制订与运用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指挥作战，获取战争胜利。

跳出来探究未来启示。战史教研不能仅停留在对战例的机械图解、再现和说明过去怎么样上，还要把教研

的本质机理，剖析新兴领域要素

## 紧盯战争之变 拓展胜战思维

■ 刘子超



区；大力发扬军事民主，紧紧围绕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短板弱项，科学质疑、献计献策、创新突破，从提出新的概念构想，到建立框架体系，再到推开成果应用，努力在求深、求细、求实上下功夫，以创新驱动赢得军事竞争主动。

以“数据思维”精准施策。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是时代所需、形势所需、任务所需。“数据思维”是用数据来探索、思考事物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优势在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以减少工作中的失误或差错。从战略需求来看，军事数据作为一种新质的、稀缺的、宝贵的战争资源，已深度融入军队建设全过程各领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战争打的是数据仗，谁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数据，谁就更容易洞悉战争的规律和趋势，赢得军事博弈主动权。要强化“数据思维”，重视日常战训数据的采集和完善，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将数据链嵌入各责任主体和作战单元的领导、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流程和机制之中，做到用数据管理，凭数据决策，靠数据行动，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本身并不具备直接使用价值，只有借助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处理手段，才能真正激发数据活力，发挥数据威力。要重点培养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和大数据下

的机器学习能力，学会运用数学工具和现代数字技术对军事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善于从多源异构、跨域关联的海量数据中挖掘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找出数据背后的逻辑和真相，从中探究竟藏知识、纠正感性偏差、指导军事实践，实现数据管理的精算、细算和深算，让真实有效的数据为战斗力建设服务。

以“极限思维”应对突发。“极限思维”是一种极限性假设，也就是设想事物发展到极致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出现的结果，并以“终端状态”来帮助我们判断形势，做好应对之策。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敌情不清、条件不明、态势模糊以及交战过程的复杂性、偶然性，从而导致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和风险随时可能出现。要考虑最不利的情况、做好最坏打算，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下好风险防范“先手棋”。因此，要瞄准强敌对手、立足极端情况，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预案做得更周密一些，把慑敌制胜的“工具箱”备得更充足一些，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利用中外联演联训、国际军事比武、跨军兵种协同训练等重要平台，与不同对手过招，在不同环境磨砺，通过见招拆招、灵活应变，尽快适应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模式，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应对复杂情况的综合能力；多把部队放到危局、险局、难局中淬火锻造，挑战生理极限、研究兵器性能极限、发挥人与装备结合的战斗力极限，在全身心的极限对抗中练战法、练技术、练胆魄，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容不迫、应对有方，顺利有效完成作战任务。

以“深井思维”非对称制衡。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意思是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想把事情做好，应当在某一个领域内专注如一，深耕细作，才会有所成就。这种“深井思维”应用于军事领域，讲求攻其一点、久久为功，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用在刀刃上，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节点上求突破，达到落一子而满盘活的效果。因此，应注重扬长避短，科学选择自身战斗力发展路径。要跳出引领者预设，动态对标、迭代发展，强化批判证伪，防范被对手迷惑误导，主动发现、培育、运用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术，捕捉非对称制衡能力的潜在增长点。要有为所不为，以“凿深井”的精神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突破、持续攻坚，做到问题不解不撒手、不见成效不收兵，以“小切口”推动“大纵深”，在补齐短板的同时，着力培养制胜板，锤炼降维打击、非对称打击等战法，不按敌人套路打、盯着敌人软肋打、发挥己方优势打，以“能”击“不能”，走非对称制衡之路。



## 群策集

《孙子兵法》中讲：“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这句话意指我想交战的地方敌人不可知，敌人就要处处设防；敌人防备范围越大，能直接与我交战的兵力就越少。其思想精髓在于掌握战场选择的主动权，迫使敌人在于我有利的时间、空间，以于我有利的方式展开决战。战场上，欲达成以少胜多或实现最小代价赢得最大胜利，把握好“与战之地”至关重要。现代战争的“与战之地”，已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拓展至物理、信息、认知乃至时间维度上的综合优势态势，需要一个从“谋势”到“造局”的主动塑造过程。

全城感知与智能研判，洞悉“可选之地”。达成“与战之地”的首要前提是，形成对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的压倒性认知优势。一是构建“多维一体”侦察监视网络。综合运用陆海空天网电等手段，形成覆盖全维战场的“感知之网”，实现对敌兵力部署、机动路线和后勤补给等全时段监控，为筛选和定位最佳预设战场提供原始数据。二是实现“数据驱动”情报融合处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多源情报信息进行自动融合、交叉验证与智能筛选。对仍存疑，从海量碎片化信息中精准提炼敌作战意图、指挥规律和体系弱点，从而科学预判其可能的行为路线。三是开展“人机协同”战场态势推演。利用一体化指挥平台、兵棋对抗系统，将处理后的高价值情报录入模型，模拟在不同地域与敌交战的多种可能结局，通过系统评估辅助指挥员决策最有利于我发挥优势的“与战之地”。

多维欺骗与态势塑造，创造“必来之地”。知地是基础，诱敌是关键。现代军事欺骗旨在操控敌方认知、影响其决策，其核心是让敌人“自愿”入彀。一是实施认知欺骗。综合运用电子佯动、网络诱饵和心理战等手段，精心释放符合敌方预期的信息。强化敌方指挥官固有错误判断，使其坚信所发现“战机”是明智决策的结果，从而主动向己方预设地域机动。二是运用行动诱逼。战场之“利”，不仅在于“地利”，更在于看似有可乘之机的“态势”。通过设置令敌方难以抗拒的战术诱惑，辅以真实机动佯动，增加欺骗的可信度，驱使敌为“利”所动，为“势”所逼。三是达成“速决全歼”的战果扩张。在敌作战体系瘫痪、主力遭受重创打击之际，迅速转入追击和清剿阶段，利用己方的信息优势和机动优势，快速扩张战果，围歼残敌。四是实现“夺地控要”的态势优势。

控城夺机与快速进击，掌控“与战之地”。作战的最终目的是以最小代价达成最大战果，即高效歼灭敌有生力量或瘫痪其作战体系。一是聚焦“体系节点”的结构破坏。在预设战场内，首要打击目标是其指挥中心、通信枢纽、防空系统、后勤基地等关键节点。通过对这些节点的精确摧毁或软杀伤，迅速瓦解敌作战体系的整体功能，使其陷入混乱、孤立无援的境地。二是达成“速决全歼”的战果扩张。在敌作战体系瘫痪、主力遭受重创打击之际，迅速转入追击和清剿阶段，利用己方的信息优势和机动优势，快速扩张战果，围歼残敌。三是实现“夺地控要”的态势优势。

军事行动胜利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对地理空间的实质控制，在局部空间占据优势后应迅速展开控制行动，将物理、信息、认知、时间等方面的优势最终转化为地理优势，从而完全达成在“与战之地”决胜的最终目标。

# 积极主动塑造『与战之地』

■ 徐瑞 徐艺洋